



□王建峰

瓜田里的父亲

1

五黄六月，火麦连天。
山坡上的麦子熟了，西瓜秧也被夏日点燃了激情，肆意疯长。为了防止向四面八方蔓延的瓜秧互相纠缠在一起，就要压蔓。压蔓就是把乌贼瓜一样的瓜蔓归拢在一起，让它们朝着一个方向生长。
父亲早上和下午上坡割麦，中午趁热在瓜田里压蔓。太阳越好，天越热，瓜蔓越不容易折断，所以压蔓要趁中午。火热的夏天里，父亲就像干活的机器，出了麦田进瓜田，出了瓜田进麦田，也不知道父亲哪儿来的那么多力气。



流年碎影

南瓜素包藏母爱

□书芸

每到夏天，我想念的并非山珍海味，而是小时候母亲做的南瓜素包。
那时，母亲总是先到菜地摘个南瓜，割下一大把韭菜回家。将南瓜去皮、去籽，切成指头粗的长条，再改刀切成方块。先把韭菜择洗干净，放到筛子上控干水分，再洗七八个红线椒和适量蒜瓣、葱、姜备用。
随后，母亲将发好的酵子和面粉和成面团放在盆里饧发，再去制作馅料。她将韭菜切成半寸长的段，将线辣椒和蒜瓣切片，葱姜切末，和南瓜块一起放到盆里。加入适量盐、花椒粉、生抽，同时放入一些熟好的菜油，拌匀即可。放菜油不仅能提香，还能避免韭菜出水，这也是母亲做包子馅料的秘籍之一。
面团饧好以后，母亲将其搓成长条，揪成均匀的面剂，然后擀成包子皮，放入拌好的馅料，捏成褶皱收口包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算子就摆满了胖乎乎的包子，大铁锅添水煮沸，把包子算好放，搭上笼屉开始蒸包子。三十分钟以后，一股浓郁的香味从灶屋飘到院子里，让人不由得想先吃为快。
我眼巴巴地候着，看母亲将热气腾腾的包子从锅里端出来，赶快给盘子上五六个，端到吊扇底下吹一下。稍凉一会儿，就急切地掰开包子，只见黄的南瓜、绿的韭菜、红的辣椒、白的蒜片，颜色分明的馅料让人食欲大增。咬一口，唇齿间弥漫着软糯、鲜辣、蒜香……包子很快被我吃完了，又去拿第二个。这时，母亲批评道：“你看你，不就是南瓜包子嘛，从小到大，每次都是迫不及待，就像第一次吃到一样！”我撒娇地回答：“谁让你把素包做得这么好吃，丝毫不比肉包差！”
母亲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揣摩出来的独家秘方，把南瓜切块做成馅儿蒸包子，不担心出水，吃起来有嚼头，还入味！”
如今，城里早餐店和饭店都有卖南瓜素包的，馅料不是南瓜丝，就是南瓜泥，里面还掺着木耳、鸡蛋、虾皮、粉丝等。食材虽然多样，但每每我吃起来，总觉得口感比不上母亲的南瓜素包。
在过去那些物质生活匮乏的日子里，母亲总是竭尽所能为家人提供更好的食物，靠着她的巧手，我们在粗茶淡饭中品味到了生活的美好。
如今，爱好养生的人对南瓜青睐有加。因为南瓜富含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，营养丰富，是较强的抗氧化食物，口感软糯，老少皆宜，多吃南瓜，可以提高免疫力。
如今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南瓜素包成了她的保留美食。一回老家，她就要拖着病体给我蒸南瓜素包。我说城里都有卖的，她毫不留情地说：“城里哪有自家做的味道合口，他们会给里面放辣椒和韭菜吗？”母亲一听说这句话，我就立刻“缴械投降”，开始帮她择菜、揉面，母女协力，有说有笑地做起南瓜素包……
毕竟，这世间，唯有美食和母爱不可辜负啊！



题字：邵玉铮

面对我的质疑，父亲说，力气越使越有，歇一歇就又回来了。
中午，我顶着白晃晃的大太阳去给父亲送饭。阳光像无数根炙热的银针被从空中抛掷下来，刺在身上。每个汗孔似乎都被火辣辣的银针刺开，热得人浑身冒汗。火热的空气凝固了似的，一丝风也没有，树叶一动不动。刚出门时，我家的大白狗还张着大嘴，红舌头搭在下牙齿上，“呼噜呼噜”地跟在我身后，走到村口，它大概实在忍受不了太阳的火毒，就站在那儿望了望我，然后摇摇尾巴拐回去歇凉了。
进入瓜田，像一脚踏进了蒸笼，地里的湿热之气立刻顺着裤管往上钻，蒸得我心烦气躁。而父亲却镇定自若，脸上热汗直流，衣服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，也不管不顾，依然有条不紊地给闺女梳辫子似的归拢着一条条瓜蔓，然后又用早已备好的一排长的蒿草卡在瓜蔓上。一连串动作，行云流水，环环相扣。后来我学习《观刈麦》一诗，对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就有了刻骨的体会。
多次压蔓后，再整枝，将一亩西瓜上的多条侧蔓剪掉，只留一条主蔓、两条健壮的侧蔓。再授粉，疏果。最后，多个小西瓜也被摘除，一亩瓜秧上只留一个西瓜。其间的大部分工作都需要趁热天进行。西瓜快成熟时，同一部位着地时间过长，就会热蒸——着地的部位会发黄变软直至整个西瓜坏掉，所以隔三岔五还要翻瓜——小心翼翼地转动西瓜让西瓜的不同部位着地。
一亩园，十亩田。不算一遍遍地除草、施肥、浇水，一亩西瓜到成熟，也要过几十遍手。种西瓜实在是件费力劳神考验人的事。父亲说，庄稼是人的脸面。哪家人勤快，哪家人懒，哪家人精细，哪家人马虎，只消在地边瞟一眼就心知肚明。
这块地，草盛苗稀，秧黄瓜小，这是三赖子家的。三赖子爱打牌，每天屁股舍不得离开牌场。这块地，一眼望去，瓜秧齐整，难得瞧见一棵杂草，这是厚德叔家的。那块地，杂草丛生有半尺高，瓜秧浓绿，瓜叶硕大似荷叶，是九叔家的。
九叔身高背宽，胳膊上的肌肉一棱一棱的。九叔种有一亩西瓜、半亩蔬菜。他在地头打了一眼井，装上水泵，给自家浇地，也给别家浇地挣钱。九叔勤快能干，也爱喝酒。见了酒就没命了。村子里，你碰到他，多数情况下，他脸带伤疤，身子弯得像半拉括号，脚步踉跄似拌蒜，总是欲倒而未倒的样子。他头和脚先摇摆到你跟前，再伸出两根手指头，在你眼前晃晃，眯瞪着一双醉眼盯住你问：“这是几？”有人猜不透他这啥意思，见他喝醉了，就不搭理他。若有人说，这是“二”呀！他就“哇”一声抱头大哭：“‘二’啊！我真是‘二’啊……”
那年，九叔和九婶吵架。九婶喝农药死了，给九叔撒下两儿一女。自此，九叔喝酒越发厉害。他去卖瓜，车里总藏



小镇不小，却很绵长，常常由一条条的小巷子组成。走在窄窄的小巷，不由得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《雨巷》。那一排排硕长的木屋，高低错落地排列在小巷的两侧，乌黑的檐瓦，古铜的门梁或圆或方，衬着雪白的墙面，依旧保留着清代古宅街道的特色。端详着那敞开的一扇扇厚重的木门，我仿佛听到往昔店主早晨打开木门时，发出古老而悠缓的“吱吱呀呀”声。走过小巷一个岔口，一道路拐弯，一股袅袅袅的晨雾远远地朝你围裹过来，裹挟着氤氲的芬芳，雨水的清凉，木门的沉香，还有屋檐下燕子的叽叽喳喳声……江南乌镇的美景，让你似梦非梦，似醉非醉。
徜徉在小镇，小巷纵横相接，且多临水。有水必有桥，各具特色的精美小桥串连起“水做”的乌镇。乌镇尚存古桥 30 多座，经受了千百年的风雨浸润，沉淀了众多沧桑的历史文化。小桥多姿，或石拱或平铺或雄健或轻巧，映着粼粼的河水，渐渐沥沥的小雨从桥上恣意流淌，苍凉的古韵随处可见。由于古镇的读书人多，乌镇的桥文化也韵味十足。一副副镶嵌在桥墩的古联为小镇增添了不少文化情趣。通济桥联：“寒树烟中，尽乌戍六朝旧地。夕阳帆外，是吴兴几点远山。”翠波桥联：“一渠翠染诗人袖，终古波清客子心”“浦上花香追浪去，寺前塔影送船来。”蓉馨桥联：“水隔一溪依依

一缕晨曦从窗外透入，点亮了阳台上那盆石榴花。

这株石榴树是几年前一个朋友专程从远方带给我的。它是盆栽石榴花，每到花开时节，它那花骨朵精致得让人心疼，秀气得令人沉醉。它那乖巧的样子，给人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到了盛花期，它那小巧玲珑、像倒挂金钟似的花朵，开得热烈奔放，激情四射，艳丽迷人，让我从心底喜欢它。

如果把盆栽石榴比作小家碧玉，那么田栽石榴则可称为大家闺秀了。它姿态优美，枝叶秀丽。初春嫩叶一抽一绿，婀娜多姿。盛夏繁花似锦，色彩鲜艳。秋季果实累累，像张娃娃的脸，在枝头喜笑颜开。成熟裂开了口的石榴，籽粒像珍珠玛瑙，又像少女嫣然一笑，煞是喜人。它可孤植，也可群植。可植于道旁、小溪边、坡上、游园等处。既可观赏，又可食用。“丹葩结秀，华(花)实并丽。”人们在庭院大门旁植上两棵石榴树，

着一瓶酒。走一段路，拿出酒，一仰脖子，“咚咚咚”，往嘴里灌几口；走一段路，拿出酒，一仰脖子，“咚咚咚”……九叔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，瓜田管理也就粗枝大叶。平时，除了浇水、施肥，就任由杂草疯长，瓜田杂乱得像没娘疼的野孩子……
父亲提起九叔就摇头叹气说，日子再苦也要好好过啊！

2

老天似乎专与人作对。连天阴雨，下个不停。
父亲眉头拧成山峰，脸拉得老长，望着密布的阴云、扯天扯地密密麻麻的雨线，不断摇头、叹气。全家人紧张得屏气敛声，大气不敢出一口，处处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恼了父亲。
一亩地八百多亩西瓜，眼看着正在走向成熟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天却像漏了个大窟窿，一个劲儿下起雨来。脚下泥泞，弄得人满身泥水还不算；阵风刮来，雨水飘进瓜庵，淋湿被褥，这也不算。最要命的是，西瓜是个水葫芦，瓜根瓜蔓就像吸水的管子，有水就往瓜里吸。最终，西瓜一个个被撑破肚皮，“啪啪啪”遍地都是西瓜炸裂的钝响。炸开口子的西瓜很快会腐烂，天一晴，就会招来许多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。每听到一声钝响，父亲额头的青筋都要跳几跳。父亲急得抓耳挠腮，长吁短叹，毫无办法。
天终于放晴，遍地都是咧开粉红色大嘴仰卧在瓜田里的“残兵败将”。全家人齐动手，摘掉烂瓜，将腐烂处切掉，剩余部分扔到猪槽里喂猪。结果，猪都吃厌了，“哼哼哼”地把烂西瓜拱得满圈都是。长着千里眼万里鼻的苍蝇从四面八方飞来，闹得猪圈像落了千万架轰炸机。

3

曙光微透，灰蓝色的天幕上还残留着几颗星子。远处村庄里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鸡啼。父亲拿着手电筒，蹬着浓重的露水，在湿漉漉的瓜田里穿梭。
来到一个瓜前，父亲蹲下身，用手电筒照照瓜秧上绑的毛线绳，再照照瓜蒂处的绒毛。不同的毛线绳代表着雌花授粉的时间不同，西瓜的成熟度也就不同；绒毛脱落则表明基本可以确定西瓜已经成熟。父亲又把西瓜捧起，耳朵贴在瓜上，左手托瓜，右手“啧啧”拍拍瓜，再半握拳头用食指关节“梆梆”敲敲瓜。然后，或者轻轻放下，走向下一个瓜，或者拿剪刀剪断瓜秧，像抱婴儿似的抱起瓜，将它放到地头的架子上。
等到父亲摘满一车西瓜，换下满是泥巴的鞋和半条裤腿都已经湿透的裤子，吃过母亲送到地头的早饭，太阳已经爬上山梁。太阳的金光洒满大地山川，碧绿的瓜秧上，人字形的瓜庵上都镀上了一层金，父亲的周身也镀上了一层金……

梦里水乡

□温圣魏

人影，塘开三里济行踪。”走在乌镇的古桥上，吟诵着清丽的桥联，心境自然淡泊宁静了许多。
到了夜晚，金黄的灯光闪闪烁烁，映着江水朦胧摇曳，霎时，小镇仿佛美丽的少女戴上了宝珠钗，桥洞的灯光和江面的倒影合成一个个金色灯环，耀眼生辉。
最具清代古韵特色的还是那高高垒起的戏台，台上戏子身着戏袍，面画花脸，在“咚咚哈哈”的戏乐声中时唱时舞，原本寂静的乌镇水乡顿时喧哗热闹起来。戏台前有一大片空地，那一个个彩色的身影和喧闹的“咚咚”声，吸引着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。
“看皮影戏去喽！”人群中突然有人喊。于是，大家又兴致勃勃地随着人流沿着红色长廊去看戏。在皮影道具与笛子、唢呐、锣等民族乐器的配合演奏下，一个“乌龟与仙鹤”的故事被表现得惟妙惟肖，直至那“呛”的一声锣响，仙鹤因被乌龟偷袭而发出的一声凄厉长鸣，久久回荡在耳际，不肯离去。
乌镇古宅所收藏的红木大花床，这些木床大都上了年纪，积攒了厚厚的尘土，却掩饰不住历经千百年的光华。细细地观赏那独具匠心的镂空雕花、精致传神的花鸟人物图案，忍不住生出抚摸它们的冲动。看着这些制作奇巧的工艺，我们不禁为古代工匠脱俗的艺术眼光和雕刻技艺所折服。
乌镇拥有奇特的建筑和工艺作品，好吃的也真不少，如有名的酱鸡、蒲包肉，还有醇美的三白酒。我特地去三白酒坊观赏了酿酒的全程。来到酒坊，扑鼻的是一阵阵浓浓的、纯粹的糯米香。乌镇水特别纯，用它酿的酒也香，白花花的大米经过发酵后，变得棕红如泥。品一口，一股怡人的酒香掠过舌尖，沁人心脾，让我不由想起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以酒为诗的李白，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的苏轼，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曹操等。吟着诗句，想着古人，在弥漫着酒香的空气中，我突然想到：怪不得古镇上读书人多，出的名人也多，也许正是被这醇香的酒熏染出来的吧。
夏日微醺，绿柳叠翠，小雨淅沥，小河盈盈。站在桥上，细雨轻飞柳絮如烟，丝绦碧带锁岸边。烟雨乌镇，梦里水乡，是谁的妙笔将柔美的小镇刻画得如此灵动？我想，不仅有水的浸润，更有文化的滋润。

石榴花开

□高少民

借石榴多籽，寓多子多福，家族兴旺。在人们眼中，石榴是吉祥、富贵、繁荣的象征。
石榴花以红为美，历代诗人都以重彩去彰显石榴花的红。因石榴花红艳似火，鲜丽似锦，所以有“榴火”“榴锦”之誉。如隋代魏彦深的“新枝含浅绿，晚萼散轻红”，宋代王安石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，元代张弘范《榴火》一诗中“猩血谁教染绛囊，绿云堆里润生香。游蜂错认枝头火，忙驾薰风过短墙”。石榴花香，招引蜜蜂来采蜜，蜜蜂看到猩红的石榴花，竟误认是石榴枝头着了火，便慌忙飞离。诗人用拟人的手法，把石榴的“红”写到了极致，表达了石榴花红似烈焰的壮美。

从古至今，无论是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，还是贩夫卒吏、平民百姓，都把石榴花当作一种美去赞叹、去分享。相传汉代张骞出使西域，从安石国带回这种珍贵的树，栽在长安的御花园里，供皇子和后妃们观赏。汉武

帝看到之后十分喜爱，又令人把它移栽到骊山脚下的华清池。到了唐代，武则天把它封为“多子丽人”。每逢金秋，便从宫中挑选若干名美女作为“石榴仙子”，穿着石榴裙，手捧石榴果，载歌载舞。又传李隆基宠爱杨贵妃，于是下令让文武官员们见到杨贵妃一律下跪，拒者斩头是问。因杨贵妃爱穿石榴裙，所以便有了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千古流传。

岁月悠悠，生活中有再多烦恼，都割舍不了我对石榴花的爱，但我更钟情于阳台上的这盆石榴花。

一捧皎洁的月光轻轻洒向阳台，我静静地站在阳台上凝望着这盆石榴花。清风明月下，它含情脉脉地向我示意，它那富有灵性的姿态，使我贫穷的心灵平添了几分绚丽的梦想。我与它在孤灯清影下，相依相伴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希望与失望共生之夜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。我对它那情有独钟的百



般呵护，也使它守住了寂寞，满树繁花映阳台，装点出了别样的春色。
人生易老天难老。愿如火如荼的石榴花，永远开放在我们心间。



好看故事

尽孝

□徐新格

刚子在市里的五金店越开越红火，很快就还完了房贷和车贷，然后结束了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，如愿娶到了高中校花石榴。
起初石榴爹不同意，一来嫌刚子自幼父母双亡，二来刚子高考落榜，石榴则考上了省城专科医学院。为了娶到心中的女神，刚子拼命挣钱，苦熬八年，击败两名竞争者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刚子诚信经营五金店，石榴医院、家庭照顾得都挺好。

最近石榴明显感觉刚子好像有心事儿。原来，前几天富民和田财来市里办事，忙完后进五金店喝茶聊天，聊到了“孝顺”。说谁谁为了表孝心在街上最豪华的酒楼为他爹办了寿宴，谁谁为了给他娘祝寿把山西蒲剧团请到了村里……

“我想把咱娘接进城。”刚子说，“咱爹走了三年了，咱娘肯定孤单，接来我好尽孝。”

刚子上小学四年级时，父亲突发急病抢救了两天一夜没救过来；小学升初中考试当天，母亲洗衣时头晕病发作一头栽进了河里……为了不影晌刚子，大家一直等到考试结束才告诉他实情。从初中到高中，刚子没少受东邻西舍的救济。所以，报答村人、给石榴娘尽孝成了刚子目前最大的心愿。

说干就干，刚子开上轿车回村请石榴娘。在众人的劝导下，石榴娘乐呵呵地上了刚子的车。

到家了，石榴和刚子笑脸满面，一个端茶水一个削水果。稍息片刻，刚子捧出一件新上衣让石榴娘试穿。

“看着怪洋气，多少钱？”石榴娘问。

“品牌货，四百多块。”刚子顺嘴答。

“一件上衣几百块？”石榴娘嫌贵，“你咋真败家？”石榴娘不依不饶训斥了半天，刚子脸庞红到了脖颈。

“娘，咱下楼吃饭吧。我在街西头的‘东来顺’预订了包间……”刚子话没说完，石榴娘就连声说“败家”，推着石榴进了厨房。三下五除二，三碗鸡蛋捞面条摆上了餐桌。

刚子好说歹说才让饭店退了包间，顺带也退了“理想大剧场”的门票。

石榴娘去厨房拿大蒜，石榴小声问刚子：“退包间扣了多少钱？”

刚子说：“两边一共扣了一百六。”这句话，刚子没敢让石榴娘听到。

初来乍到，石榴娘想跟小区邻居拉拉关系，可是大家早出晚归难得遇一面。大商场的电梯她不敢上，去农贸市场得过一座天桥、两个十字路口。“到处是高楼，小区瞅着都差不多，我怕出去走丢了。”石榴娘说。

好在冰箱够大，瓜果蔬菜啥都不缺。于是，轻易不敢下楼的石榴娘可着劲儿地琢磨饭菜。蒸米饭能整出六道菜，捞面条能弄出三种卤子，利用削皮器能整出刀削面，利用馏馍的算子窟窿能做出面鱼儿……嗨，这哪是刚子尽孝，分明是夫妻俩请了两个免费保姆。

这天午饭后，石榴娘说想回村了。石榴则接到医院紧急通知，说下午出发去上海一家大医院进修。刚子计划先把石榴送走，再送石榴娘回村。

从高铁站返回时，刚子心想本打算尽孝，没想到净让老人伺候我们了，还因为大手大脚花钱惹老人不高兴。刚子心里有愧，抬头恰好看前面边是一家商场，一位老人手提一盒饼干心地走出来。刚子心想这东西石榴娘还没吃过，就进入商场，买了两盒煮饼。

晚上，石榴和刚子接视频，说她再过一个小时就到上海了，又问娘回村了没有，刚子说娘在客厅看《张连卖布》，计划明天或后天送娘回村。关了视频，客厅传来呻吟声。刚子赶紧冲进客厅，石榴娘吃力地说：“是不是这‘驴屎蛋’吃多了？我这会儿头疼恶心、肚子痛。”刚子吃了一惊，两盒煮饼总共十六个，娘吃了十个！

刚子不敢给石榴打电话，他向市医院一个医生朋友打电话咨询，朋友说别耽误，抓紧往医院来。

由于治疗及时，一周后石榴娘出院，直接让刚子送她回了村。

半个多月后，石榴从上海回来，听说娘吃多了煮饼住过院，把刚子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后来，石榴娘再也不肯进城。

富民娘进城看病，石榴和刚子探望时得知，近年来地里的农活都是村里的陈老汉在帮忙。陈老汉是村里孤儿，穷了半辈子娶不上媳姑。石榴娘和陈老汉互帮互助，村民有说闲话的，但更多的是希望他俩搭伙过日子。

“啥是孝顺？不包吃不穿是孝，没病没灾、开开心心才是顺。”富民娘说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刚子笑了，“这个周末我们回村一趟，找娘和陈叔谈谈心……”

“中，我赞成！”石榴说。